

《老子》是兵書·《孫子》是道書

《老子》，可以說是一本兵書。唐憲宗時，王真在〈道德真經論兵要義〉說：「老子五千言，未嘗有一章不屬意于兵也。」王夫之亦說：「《老子》應為言兵者師之。」由此可以肯定，老子對後代兵學、兵家之理論與實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與指導性精神。

反過來說，《孫子》也可以說是一本道書，因為孫子的兵學是以「道」為指導基礎，《孫子》五千言中，論及兵略戰策者處處閃爍著「道」家的智慧光輝，因之，《孫子》是一本高度道學的「兵書」。

兵即道，道即兵

孫子是一位道家，處處可以讀到他的「兵與道」、「柔與武」的哲學境界。

他的「兵」是以「道」為基礎，且將「柔與武」融合於一體。他說：

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象于事，不可驗于度；必取于人。（用間篇）
道、天、地、將、法。（應是「道大、天大、地大、人亦大」與「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」的精神，為決定勝負的五大基本因素。）

勝可為。五行無常勝，四時無常位。（虛實篇）

亂生于治，怯生于勇，弱生于強。（勢篇）

以迂為直，以利為患。（軍爭篇）

投之亡地而後存，陷之死地而後生。（九地篇）

老子是最早提出「兵形如水」與「以弱勝強」的兵道思想家。

老子總結了他所接觸到的歷史經驗，與他觀察自然變與常的規律（柔弱的水，以水滴可以穿透堅強的頑石），提出了「以柔克剛」、「以弱勝強」、「不戰而善勝」的「柔武」兵道。實有他獨到的觀道的能力。他說：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（四十三章）

以其不爭，天下莫能與之爭。（六十六章）

柔弱勝剛強。以柔勝剛，以弱勝強。（三十六章）

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生之徒，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兵。（七十六章）

用兵有言，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（六十九章）

老子不是消極的防禦與「不抵抗」，而是漸進地轉「守、柔、客、退」為「攻、剛、主、進」。

上善若水，水利萬物而不爭。動善時。(八章)

豫兮若冬涉川。渙兮若冰之將釋。渾兮其若濁，孰能濁以靜之徐清。(十五章)

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兵。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(七十六章)

老子尤以「善」為「道」的行為科學指導原則，並以此為「兵道」、「柔道」的基礎。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衆人之所惡，故幾于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(八章)

善行無轍迹，善言無瑕謫；善數不用籌策；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是謂襲明。故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智大迷，是謂要妙。(二十七章)

善貸且成。(四十一章)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，吾善之；不善者，吾亦善之；德善。信者，吾信之；不信者，吾亦信之；德信。(四十九章)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。(五十四章)

道者萬物之奧。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(六十二章)

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與，善用人者為之下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之極。(六十八章)

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(七十九章)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(八十一章)

對照孫子與老子思想，孫子正是用以「兵形如水」的柔道為他兵道的基礎。

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，避高而趨下；兵之形，避實而擊虛；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敵而制勝。故兵無常勢，水無常形；能因敵變化而取勝，謂之神。故五行無常勝，四時無常位，日有短長，月有死生。(虛實篇)

稱勝者之戰，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，形也。(軍形篇)

凡戰者，以正合，以奇勝。故善出奇者，無窮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(兵勢篇)

激水之疾，至于漂石者，勢也。鷲鳥之擊，至于毀折者，節也。是故善戰者，其勢險，其節短。(兵勢篇)

任勢者，其戰人也，如轉木石，木石之性，安則靜，危則動，方則止，圓則行。故善戰人之勢，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，勢也。(兵勢篇)

水可以絕，不可以奪。(火攻篇)

絕水必遠水，客絕水而來，勿迎于水內，令半濟而擊之利。欲戰者，無附于水而迎客，視生處高，無迎水流，此處水上之軍也。絕斥澤，惟亟去勿留，若交軍于斥澤之中，必依水草，而背眾樹，此處斥澤之軍也。(行軍篇)

上雨水沫至，欲涉者，待其定也。(行軍篇)

另外，孫子「敵我、主客、眾寡、強弱、攻守、進退、奇正、虛實、動靜、久速、治亂、生死、存亡、利害、勝敗」的兵道，也與老子的兵道、柔道有互動互補之處。例如：

多算勝，少算不勝，而況於無算？」(始計篇)

知勝者有五：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，識眾寡之用者勝，上下同欲者勝，以虞待不虞者勝，將能而君不御者勝；此五者，知勝之道也。故曰：知彼知己，百戰不殆。(謀攻篇)

這些見解，都屬於哲學思維的指導。

因此，我可以肯定地說：孫子所以成為「兵學家」首先，他是一個哲學家。正因為，他有哲學的智慧，才能創新「兵道」。

明代的茅元儀，在《武備志》說：「前孫子者孫子不遺，後孫子者不遺孫子。」

故此，孫子的兵書是繼承先聖們道的哲理，創新了兵學的思想。而有「世界第一古代兵書」，「以道立兵，以兵合道」。

兵者以武為植，以文為種。武為表，文為裡。能審此二者，知勝敗矣。文所以視利害，辨安危；武所以犯強敵，力攻守也。(《尉繚子》兵令)

「植」為栽植，「種」為種籽。乃指武是手段，文是目的，二者互為表裡，相輔相成。

「兵道」如同「人道」、「天道」一樣，其中支配和導引的力量，必然是人的理想，通過觀道，就會帶領人進入「道」的境界。所以「兵即道」、「道即兵」。任何思想家居於承先啟後的地位，必然會受到前人經驗的影響，也必然會影響後世。「兵」與「道」本體就是「二元」，孫子與老子在天人二元結構中，又發現他的圓融和諧，如：「常變、奇正、虛實、形勢、眾寡、迂直、利害、治亂、無一不二、

無二不一。」

領導的預見

《孫子》全書沒有「富國強兵」的言辭，甚至「暗示」。只有明白的指出「兵貴勝」、「勝敵而益強」。他的眼光以「久」與「遠」為中心，而建立他的「知」——「先知」→「預見」。因為任何有預見的領導人，不是解決現在的問題，而是看到未來的問題。他超越了戰爭，一直看到戰爭結束之後。

「不戰」→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是他最高境界。

所以他說：「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也。」他「慎戰」、「不戰」，尤其反對「久戰」。

孫子以「全」→完整而無損。「破」→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害。

所以他說：「不盡知用兵之害，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。」

「不得已」→是他「全」與「破」的最後底「線」。「伐謀」、「伐交」是孫子「不得已」的後盾。他以五個「知勝之道」為他避免犯錯失作基礎。

「全爭於天下」與老子的「無事取天下」，「不爭」故「兵不頓而利可全」。

多算勝——知彼知己，百戰不殆。

少算不勝——不知彼而知己，一勝一負。

何況於無算——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戰必殆。

何謂「後發制人」？

老子的兵道與柔道，相互為用。

「後發制人」是軍事學上一個重要命題，與「先發制人」相反。

其實質就是「積極防禦」，以防禦為手段、以反攻為目的的「攻擊防禦」。這一思想是我國古代軍事遺產中的精華之一。在歷史上，「後發制人」往往是弱勢與正義之師克敵制勝的強大理論武器。如：春秋時齊魯長勺之戰，晉楚城濮之戰；戰國時，齊魏桂陵之戰，馬陵之戰，楚漢戰爭中成皋之戰；三國時吳蜀之夷陵之戰等，都是「後發制人」的範例。

從政治上來看，「後發制人」的最大利益是政治上的主動，有利於爭取民心和盟國。

《左傳》所謂：「師直為壯，曲為老。退避三舍之。」《管子·樞言》：「天下有大事，而好以其國後，為此者，制人者也。」《戰國策》所謂：「後起之籍與多而兵勁」等，都是「後發制人」在政治上的主動地位的論述。如《管子》中所說：

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，約結而喜主怨者孤。
常先作難，違時易形，無不敗者也。

因此，「後發制人」甚為歷代政治家、戰略家所重視也。

軍事上的「後發制人」，具有避敵鋒銳，保存實力，改善態勢，待機而起之妙用。長勺之戰，弱少的魯軍，就是利用強大的齊軍「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」取得反攻勝利的。夷陵之戰中，劣勢的吳軍，利用蜀軍「兵疲力乏，計不復生」之後，陸遜實施火攻而取勝。孫臏即指出，以弱勝強要先「讓威」，舉出「敵挾眾而來勢不能久，則持之。」「持之敵疲，乃起而收之，則力全而功多。」

歷史上認定「後發制人」的條件，一是積極防禦，保存實力，為反攻做好準備。

二是善於捕捉戰機，即「後人有待其衰」、「後則用陰」、「盡敵陽節，盈吾陰節而奪之」，進而達成反攻之目的。沒有積極的防禦，就沒有「後發制人」。同時，不善於捕捉戰機，就等於消極被動地挨打，收不到最後「制人」的目的。

《李衛公君臣問對》中卷：

李靖曰：「牝牡之法，出於俗傳，其實陰陽二義而已。按范蠡云：『後則用陰，先則用陽。盡敵陽節，盈吾陰節而奪之。』，此兵家陰陽之妙也。」

《管子·樞言》則說：德盛義尊，而不好加名於人，人眾兵強，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。天下有大事，而好以其國後，如此者，制人者也。（大國國富兵強，而不好發動戰爭，與製造罪名於別國，挑起戰敵；天下有戰爭，眾是主張後發，才能真正制人。）

《管子·霸言》：自古以至今，未嘗有先能作難，違時易形，以立功名者。無有常先作難，違時易形，無不敗者也。（從古到今，未嘗有先挑起戰爭，違背時代的要求，忽視形勢發展，而能事業成功者；常常先挑起戰爭，違背時代要求，不看大勢發展，是沒有不失敗的。）

